

當代阿美族 都市移工、流動與扎根

現代アミ族 都市への移動労働・流動・定着
Being Migrant Workers, Migrating and Becoming Rooted of the Modern 'Amis

文・圖 | 楊士範 (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)

很難想像，短短半個世紀原住民都市移民人數，已從1960年代的數百人到目前的22萬人口（2011年5月統計），占原住民全體之43%。從【表1】的統計可以得知，移居都會區討生活的原住民人口（221,516人，占42.98%），已超越山地原住民鄉的161,771人（31.39%）及平地原住民鄉的132,084人（25.63%）。當然，這些統計並未納入未落籍者，所以旅居都市的原住民人口勢必會更高。

原住民遷徙到都市討生活或求學，已成為一大趨勢。這種原住民人口都市化與外移的現象，是當代原住民社會變遷之中相當嚴重的問題。原住民各族之中，又以阿美族移民都市的人口占多數。本文，將以當代阿美族都市移工、流動與扎根為主題，介紹阿美族人如何試圖在都會區生活、居住、宗教信



都市阿美族裔社區通常帶有文化傳承的功能。

【表1】台灣原住民所在地區人口比例（2011年5月）

	人口數	百分比
山地鄉	161,771	31.39%
平地鄉	132,084	25.63%
都會區	221,516	42.98%
總計	515,371	100.00%

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)



阿美族模板師傅於工地勞動之一景。



早期原住民移工為省去房租或避免歧視，往往逐工地而居，呈現高度流動的特質。另有些人選擇在都市的邊緣構築住宅與部落，這些部落被認為是「違章建築」；學者則稱之為都市飛地，或是「落腳城市」。

仰與工作。也就是說，本文想探究他們如何從都市流動到扎根都會區的過程。

都市快速發展 原住民踏上移工之途

近50年來，台灣原住民族的時空關係發生巨大的變化。以往初民社會之原住民以部落為主體，當時部落族人有其清楚的土地及部落之疆界，且人與土地的連結也相當密切。就其時空關係相對而言，是較靜態性的。反觀當代原住民社會的時空關係變得是流動性的、不確定的及動態的。

其中，形構此種狀況的，則是戰後台灣都

市的快速發展與缺工下，雇主或仲介人往往到偏遠的部落尋找合適的工人，整車的把原住民青壯年往都市送。於是，戰後原住民便慢慢成為台灣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動力後備軍。原住民人口逐年向外遷徙。這半世紀來，原住民踏上城鄉遷徙或跨國移工之途。曾有無數的原住民擔任林班工、礦工、遠洋漁工及木工（模板工）。其中，又以阿美族人最為多數。

回顧1960年代阿美族人移工都市的第一代，迄今已都是60-70歲的老者了，而今他們的孫子已成為都市移居的第三代。他們來自花東地區的原鄉，早期他們從事大部分平地人不想

做的3K行業（編註：日本語「骯髒」、「危險」、「辛苦」的第一個羅馬拼音皆為K）。早期原住民勞工偏好上述幾個行業，造成學者所謂的「自我隔離」或「職業隔離」的現象。不過，與時俱移，原住民移民都市的第二代因教育提升的關係，已慢慢投入更多元及更專業化的工作行列。

都市飛地 並非靜態的都市附屬物

早期原住民移工，如營造業之板模工、鋼筋工或鷹架工人為省去房租，或為避免平地人的種族歧視，他們往往選擇居住在工地。如此一來，吃、住與工作都在工作度過，形成了逐工地而居的狀況，呈現都市居所高度流動特質。另外，也有些人選擇落腳在都市的邊緣地帶，構築他們的住宅與部落，這些部落被認為是「違章建築」（帶有負面的印象）。學者則稱之為都市飛地，或是「落腳城市（arrival city）」。

一般而言，都市計畫者與政府經常把這些都市飛地定義為靜態的附屬物，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。不過，此類的落腳城市往往有我們所意料之外的功能。例如，創造以及維繫一套安全感與認同的社會安全網絡，以及都市立足的功能，提供社會流動的管道。（Doug Saunders著、陳信宏譯，《落腳城市》，2011，頁39-41）其實，我們需要它當作

是動態的、發展性的、文化性的過程，而非靜態的。

居所扎根 延續自身語言文化

原住民族群中，又以想扎根於都會區的阿美族人居多。如新北市之溪洲部落、小碧潭部落及三鶯部落。這類的都市阿美族社區，呈現濃厚的阿美族特色地景。早期阿美族人雖然居住於此類簡陋的木造社區內，但他們往往想落地生根，並延續本身之文化（如頭目制度與豐年祭儀）與語言。

另外，對外他們也和既有都市具有重要而深度的聯繫，例如他們曾為都市的高樓大廈打造付出心血與汗珠。像溪洲部落，它提供都市



都市裡的阿美族教會一景。



來到都會區原住民的宗教信仰，也呈現心靈扎根的現象；據1990年的調查顯示，有高比例的都市原住民，比在家鄉時更常上教會。而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西美中會強調以阿美語聚會，建立了延續文化與語言的重要平台。

移工者一個重要立足點，另外也是新店安坑地區阿美族人聯絡彼此感情，及交換工作機會訊息的重要平台。它可以讓來自原鄉的新進人口，能夠在主流社會的邊緣站定腳步。且在此基礎上，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。

心靈扎根 比在家鄉時更常上教會

除了居住場所、工作從流動到扎根之外，來到都會區原住民的宗教信仰，也呈現心靈扎根的現象。半個世紀來，原住民社會紛紛改宗基督教與天主教。1970年代之後，原住民大量移工在都市討生活，其宗教信仰也隨著人口遷移而生根於都市。即使在外勞動辛苦、髒亂，但上教會聚會總是服裝整齊或西裝筆挺。早期原住民因受平地人污名，以致在都市參加禮拜的情況，遠低於原鄉。

不過後來，以阿美族信徒為主體的教會或教派，則如雨後春筍的形成。這些教會因教派不同，聚會的方式也有不同之處。如強調軍隊化之中央教會，其信徒阿美族人過半，也有少數平地人。據1990年的調查顯示，原住民有高比例的都市原住民，比在家鄉時更常上教會。

（謝高橋等人，《台灣山胞遷移都市後適應問題之研究》，1991）

長老教會 強調母語及入世

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體系的西美中會（阿美族都市教會）為例，現在西美中會的阿美族都市地方教會數為30個，東起宜蘭（永春教會）、北到基隆（山美教會），南至高雄（美港教會）。聚會以阿美語為主。台灣西部都市裡這類的「西美中會」信徒人數，曾出現6,153人的高峰。（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統計，轉引自林素珍、陳耀芳、林春治著，《阿美族當代宗教研究》，2008，頁129）

雖然這10年信徒的數據呈現4,000-5,000人之間的擺蕩，甚至於有走下坡的趨勢。但西美中會所強調以母語聚會的方式，卻是延續文化與



楊士範

東吳大學社會學碩士，曾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專案研究員、永和社區大學兼任講師、實踐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，現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。著有：《平和（Piuma）排灣族、城鄉遷移與社會文化變遷》、《礦坑、海洋與鷹架》、《阿美族都市新家園》、《飄流的部落》、《聽見「那魯灣」》及《成為板模師傅》。

語言的重要平台。而且，長老教會積極培養原住民牧者（傳道師、牧師），也強調入世的社會服務與人權精神，所以成立諸如漁民服務中心。另一方面，長老教會系統之原住民神學院學生（玉山神學院），早期也積極投入原權會之原住民運動行列之中。他們曾參與了1980、1990年代之正名運動及還我土地運動。日後，也有不少長老教會系統之原住民牧師或傳道師，投入政府部門工作（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或各縣市原住民局處），或積極參與政黨活動、或參選立委和各縣市議員。

原住民青年組樂團 用音樂扎根於都市

除了宗教信仰及解放政治外，當代之都市原住民也另外尋找一種方式自我認同與族群認同的管道。其中，我們可以從每年夏季各縣市之阿美族聯合豐年祭感愛得到。不過，這樣的都市鄉鎮或縣市級之活動，通常都帶有濃厚之政治操作的軌跡。

另外，都市原住民也以組樂團方式，呈現族群音樂之文化風格。如圖騰樂團、檳榔兄弟樂團及MATZKA樂團。這是一種有別於上述「解放政治（emancipatory politics）」之「生活政治（life politics）」。組團者以青年人居多，他們以音樂來訴說都市生活點滴。這亦是一種以音樂團體，扎根於都會區生活世界的方式之一。◆